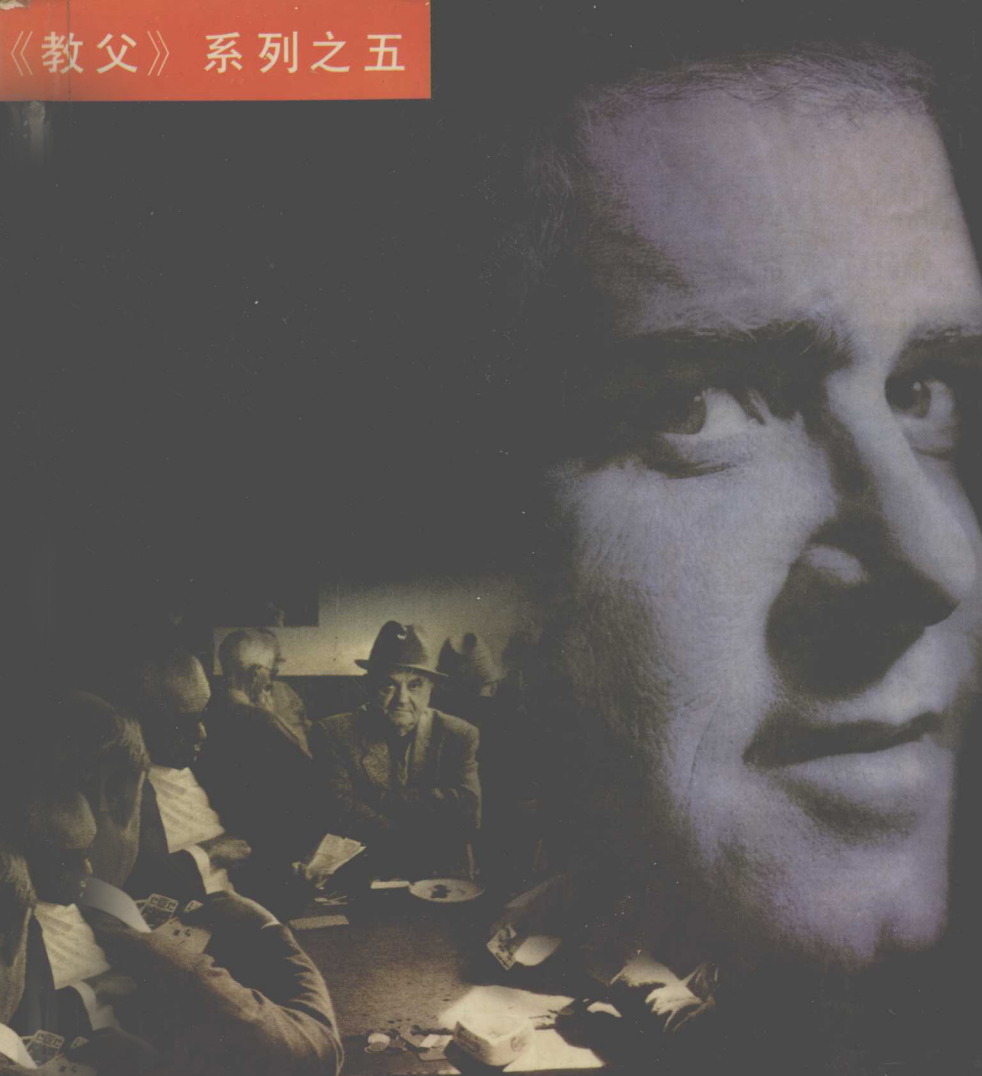


《教父》系列之五



大赌场

〔美〕马里奥·普佐

大 赌 场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大陆版权总代理:

Exclusive Agent F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东西走廊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EAST-WEST Corridor Communications, Inc.

美国·纽约·曼哈顿

250 W 57th ST New York NY 10019 USA.

大 赌 场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杜勇 李洁修 夕雾 晨霜 译
钟志清 张丽华 唐丽娟

责任编辑: 刘德来

封面设计: 石 凡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625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44 000 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10 000 册

ISBN 7-5387-0986-X/I·943

定价: 19.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美国最大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泽那杜”大饭店黑幕的故事。

美国黑手党最高首脑“泽那杜一号”以其丰富的经验选中了职业赌徒卡利作为他的助手，代号为“泽那杜二号”，并把最高权力的象征——签署最高命令的“铅笔”交给了卡利。当他发现卡利交上了三个赌徒朋友，并帮他们赢了赌场四十万美金的秘密之后，反而更信任他，并告诉他一些赌场怎样诱来好莱坞无数女明星、最好的服装女模特到赌场来陪一些重要人物上床的技巧。

当卡利拉来了一位赌场最大的顾客——一个日本首富，为赌场赢得了几百万美元时，卡利被派往日本去取一笔巨款。卡利在日本正和漂亮无比的歌妓做爱的高潮中，神秘而莫名其妙地死去。

那些好莱坞的女明星和女模特为什么对“泽那杜大饭店”那么感兴趣，不仅主动和那些赌徒上床，而且渴望能获得这种机会，赌场的赌技高明，渲泄肉欲手段更高明，可是那些赌徒到底都是美国的什么人物，更诱人的奥妙是什么？《大赌场》会全部告诉你。

小说中虽然详尽描写了赌博的技巧和性爱的场面，但仍不失为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

本书尊重作者意见，基本不做删改，全文译出。

出版说明

以《教父》一书在世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马里奥·普佐，在他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其中《教父》、《西西里人》、《教子》（原译名为《第四个K》）。这三部小说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已先后在中国出版发行，如果说《教父》一书在七十年代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读者中受到的青睐，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仅在1994年——95年的一年里，《教父》一书在中国的发行量就已超过百万，（《教父》一书是从七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来的。）而《西西里人》、《教子》虽因在中国出版的较晚（《教子》在1992年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印行。）但印行量也超过五十万册之多。这样介绍马里奥·普佐，我们旨在说明他的作品除在美国外，至少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是极受中国读者欢迎的。

对此，我们并不能准确无误地说明其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在我们这次一次性地推出马里奥·普佐的《黑暗竞技场》、《幸运的移民》、《大赌场》（原译名为《愚人必死》）这三部小说时，我们再次带着这个疑问，在认真的编译、审校及译文整理的过程中，大体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马里奥·普佐的这六部小说几乎

构成了一幅当代美国政治、历史、文化、生活的全景式的大写真。

这六部小说几乎是以作家丰富的人生体验，揭开了美国各阶层活动黑幕的方式，写尽了美国形形色色的人物。上到总统、副总统，下至国会议员、军界要员富豪、金融巨头乃至文化界名人，直至平民百姓、名妓、名演员等，他们都无不和美国的黑社会、黑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之中有的是受害者，有的却是其中的一员。

站在揭露和批判审视的基点上，马里奥·普佐的真率而大胆确实令人吃惊。

他敢于描写美国的女副总统曾是黑手党头领——老教父的情妇，他敢于写美国总统及联邦调查局、安全部里是黑手党的一员及教子（《教子》）。

他毫不掩饰地揭开美国好莱坞及影视界、男女演员争角色时，必和制片商及导演上床的真实场景。（《大赌场》）；他更不掩盖美军在二战后驻外部队的上层组织黑手党走私紧缺物资、军火及玩弄女性的丑闻（《黑暗竞技场》）；而在《幸运的移民》中则真实的写出美国所谓人权的制度下，给意大利移民们所提供的犯罪堕落的机会。

在我国出版《教父》、《教子》、《西西里人》这三部小说时，都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删节，但在我们这次的三部小说即《黑暗竞技场》、《大赌场》、《幸运的移民》的出版过程中，尊重马里奥·普佐本人的要求，

根据他的英文原版及德文原版（《黑暗竞技场》）全文译出。只是为了中国读者的中文阅读习惯，在个别词语及句式上做了些微小的调整理顺。

另外要说明的是，如果说马里奥·普佐是美国通俗小说作家的话，那么，在读过《教子》、《黑暗竞技场》、《大赌场》、《幸运的移民》这四部小说之后，应该彻底地纠正这种看法，至少在这四部小说中，充分体现了文学艺术的严肃性、深刻性，更具备了细腻与形象的特征，人物的命运及个性的描写同样是成功的，这大概与他从十五岁起就酷爱文学，大量地阅读了许多像《卡拉玛佐夫兄弟》、《白痴》、《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和刻苦地追求艺术有关吧！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期望，免除不能飨读马里奥·普佐全部作品的遗憾，美国东西文化走廊的程娟小姐代表该公司，承担了以上三部小说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版权代理工作，不辞辛苦地和马里奥·普佐亲自签定了在中国出版这三部小说的文件。在此，我们代表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向她及她的公司表示由衷的致谢！

并向承担以上三部小说的全部翻译工作的以于晓丹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译者致以同样的谢意！

第一章

“听我说，我将告诉你一个男人的真实生活。我将告诉你他对女人们真实的爱。他从来不恨她们。你肯定已经认为我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但请听我继续说下去。真的——我是个魔术大师。”

“你相信一个男人能真诚地爱一个女人却又时常背叛她吗？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在他的头脑里，正是在那个‘他灵魂的深处’里背叛她的。是啊，这不那么容易，可男人们经常这样做。”

“你想知道女人能够怎样爱你，用经过深思熟虑的那种爱来喂养你，来毒害你的肉体和精神，只是为了毁灭你？因为深刻的爱而选择不再爱你？同时还用一个白痴的狂热让你神魂颠倒？不可能吗？这还是非常容易的呢。”

“不过别跑开。这不是个爱情故事。”

“我要叫你感受到一个孩子令人痛苦的美丽，青年男子动物似的坚硬，年轻女人渴望自杀的阴郁情绪。而后（这是困难的部分）向你展示时间是如何让男人和女人沿着一个完整的圆圈旋转，并将肉体 and 灵魂互换。”

“当然，随后还是会有真正的爱。别走开！它是存在的，或者我会让它存在。我可不是个一无所能的魔术大师。”

“生活是一场喜剧式的交易，没有什么比穿过时间而游历的爱情更为有趣的了。但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大师能够让他的观众同时又哭又笑。”

“和死亡等同，爱情也是一种累人的、孩子式的交易，尽管人们相信爱情比相信死亡要多。女人是另外一个故事。她们有一个强有力的秘密。她们不把爱情当真而且从来没这么做过。”

“但我再说一遍，别走开。再说一遍，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忘掉爱情吧。我将告诉你所有权力的空间。

“然后我要讲到文学历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成功的故事之一。那是我们文化巨人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疯狂的私生子，上等社会。因此现在有了那可恨的奋斗天才的世界，邪恶的世界以及高雅的文学世界。所有这些装饰着大量性的花边，一些复杂的想法，你将根本不会想到的，却可能甚至发现它们相当有意思。最后呢，是一个好莱坞全盛式的结尾，让我们的英雄贪婪地攫夺走所有的奖项、钱财、名声、漂亮女人。然后……别走开——别走开——我还得说说这一切都是怎么化为灰烬的。

“在这本书里会有很多有关爱情的内容，但它并不是本爱情小说。它是一本战争书。实际上是作为真正朋友的那些男人之间的古老战争。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伟大的‘新’战争。当然，它是个老故事，不过现在被拿来公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勇士认为，她们有些新东西，那不过就是她们的军队从她们打游击的山里走了出来。甜美的女人总是埋伏着向男人出击：在她们的摇篮旁，在厨房里，卧室里。还在她们孩子的墓地旁，那是听不到宽恕请求的最好的地方。”

第二章

在乔丹·霍利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他背叛了他最好的三个朋友。然而，他尚不知情，还在泽那杜饭店大赌场的骰子交易处徘徊，不知道下面要玩点什么游戏。下午刚开始，他已经是个一万美元的赢家了。不过他已厌倦了亮闪闪的红骰子在绿色毛毡上的轻快滑行。

他走出交易处，紫红色地毯在他的脚下往下陷，而后朝轮盘赌桌嘶嘶叫着的转盘走去。轮盘赌桌上有很多红色和黑色方盒，十分好看，绿色零和双零都要受惩罚。他下了一些鲁莽的赌注，输了以后又走进二十一点交易处。

马蹄型的二十一点小赌台分两行停放着。他走在它们中间就像一个俘虏受到印第安人的两面夹击。蓝色背面的牌同时在两边突然亮相。他让它安全地通过了，就来到大玻璃门处，这几扇门通向拉斯维加斯城的街道。从这里，他可以一直看到由豪华饭店守卫的大道。

在内华达耀眼的阳光下，十几个“泽那达”百万瓦的霓虹标志熠熠闪光。饭店似乎正在融进一片冷漠的金色阴云中，一个可以触及的奇迹。乔丹·霍利带着他的赢利被困在有空调的赌场里。要走出去，走到只有其它的赌场在等着他的外面去，简直就是疯了。在这里他是个赢家，很快他就会见到他的朋友。在这儿，他可以躲避那燃烧似的黄色沙漠。

乔丹·霍利离开了那扇玻璃门，坐在了最近的那张二十一点赌桌边。一百美元的黑色圆形筹码，像被烧焦了的小太阳，在他的手里嘎嘎作响。他看见一个庄家从他新制作的一个发牌盒里滑

出他的牌，那是专门盛放牌的一个长方形木盒。

乔丹在两小圈上每一圈都下注很重，两只手都在玩。他的运气不错。他一直玩到发牌盒空了为止。庄家经常涨裂，当他洗牌的时候，乔丹就继续。他的口袋里鼓鼓胀胀地塞满了圆形筹码。不过那还不是累赘，因为他穿了一件特殊设计的“西·德沃尔·维加斯优胜者”运动服。它在天蓝色布上镶着深红色的边，还有特殊的带拉锁的兜，它们都像充满乐观精神似的很能盛装东西。外衣里面，还有带拉锁的特别洞，它们都很深，没有扒手能够得到，乔丹的成果就很安全，他还有不少空间能装下更多赢品。从来没有人曾经装满过一件“维加斯优胜者”罩衣所有的口袋。

赌场被许多巨大的枝形吊灯照得通明，有一种蓝色的烟雾，霓虹灯反映着深紫色地毯的光。乔丹走出这种光线，走进酒吧休息室较暗的地方，那里的天花板较低些，还有个供演奏者使用的小平台。他坐在一张小桌旁边，可以朝外看见赌场，就像一名观众看着亮处的舞台。

他入了迷似的看着下午的赌客按照错综复杂设计的方式从一桌向另一桌流动。轮盘赌的转盘像在清澈的蓝天上闪耀的彩虹一样，也闪烁着它的红色、黑色号码以符合桌台的设置。背面为蓝白色的牌滑过绿色的毛毡桌子。缀有白点的红色方骰子让人眼花缭乱，像飞鱼似的飞过鲸状的双骰子赌台。远处，在两排二十一点桌台的那一头，那些放弃职责的庄家在高空洗手以示他们并没有把圆形筹码藏在手里。

赌场的舞台开始装上更多的演员：太阳的崇拜者从户外游泳池踱进来，其他人则来自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在泽那杜成千个房间中的午睡、下午的空闲以及付款的性交之后。乔丹认出了另一个穿“维加斯优胜者”外衣的人正从赌场那边走过来。是默林，小毛头默林。默林从轮盘赌转盘那儿走过时显得犹豫不决，这是他的弱点。他很少玩这游戏，因为他知道它巨大的5.5个百分比

像一把锋利的剑。乔丹在暗处挥动着一条镶深红色边的胳膊，默林就又迈起他的大步，像是正在穿过一片火焰，走出了赌场交易厅那个灯火通明的舞台，坐了下来。默林带拉锁的兜里没有圆形筹码弄得鼓起来，他的手里也没有什么。

他们坐在那儿什么也没说，彼此都很坦然。默林穿着件深红和蓝色相交的外衣，看上去像个魁梧的运动员。他比乔丹至少小十岁，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看上去也更高兴，对于即将到来的与命运的搏斗，那个赌博之夜，也更急切。

不久，他们又在赌场交易所远处一个角落里的巴卡拉纸牌戏交易处，看见卡利·克罗斯和黛安娜穿过精美高贵的灰色围栏，走过赌场交易所，朝他们走来。卡利也穿着他的“维加斯优胜者”外衣。黛安娜穿一件白色的夏季连衣裙，对于她白天的工作来说，领口开得低了点，也凉快了一些。她的乳尖上撒了珍珠色的白粉。默林挥着手，他们径直穿过赌场的桌台走了过来。他们坐下后，乔丹叫了饮料。他知道他们都要什么。

卡利看出乔丹鼓胀的口袋。“嘿，”他说，“你没跟我们一起就来了，还走了运？”

乔丹笑了笑。“一点点。”他付了饮料费，还用一只五美元的红色圆形筹码作小费给了那鸡尾酒侍者。他们都惊异地看着他。他注意到他们的目光。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奇怪地看着他。乔丹在维加斯已经三个星期了，在这三个星期里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他曾经输过二十磅。他淡灰和金色相交的头发已经长长了，白发也多了。他的脸，虽然还很英俊，现在却显得十分憔悴；皮肤也有一抹浅灰色的痕迹。他看上去精疲力竭。但他对此却毫无知觉，因为他感觉很好。他天真地在为这三个人着想，他们是他这三个星期的朋友，现在已是他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了。

乔丹最喜欢的是小毛头默林。默林以自己是一个不受伤害的赌徒为荣。他输时或赢时都努力不露声色，并且经常能做到这一

点。除非一连串特别糟糕的失败会让他看上去有一种惊异的困惑，而这令乔丹十分开心。

小毛头默林从不多说话。他只是瞧着所有人。乔丹知道小毛头默林对他做过的任何事都做了标签，想方设法要理解他。这也让乔丹很开心。他常用假动作迷惑他。小毛头正在探寻复杂的事情，从未相信他，乔丹，恰恰正是他向世人表现的那么回事。不过乔丹喜欢与他和其他人在一起。他们解除了他的孤独感。而且因为默林显得更为急切、更热情于他的赌博，卡利才称他为“小毛头”。

卡利自己是最年轻的一个，只有二十九岁。但奇怪得很，他似乎是这伙人的领袖。他们三个星期前在维加斯的这个赌场相遇，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堕落的赌徒。他们长达三个星期的纵情声色被视为非同寻常，因为赌场的百分率应该在他们最初的几天就把他们搁浅在内华达荒凉的沙漠里。

乔丹知道其他人，卡利“倒读数”克罗斯和黛安娜也对他很好奇，不过他并不在意。他对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多少兴趣。小毛头要做一个堕落的赌手看上去还太年轻也太聪明，不过乔丹从没试着强迫自己说明为什么。他对这些真的没什么兴趣。

卡利没什么可让他好奇的，或表面上是这样。他是身怀技艺的第一流堕落赌徒。他可以在一个四副纸牌的二十一点牌戏发牌盒里算出纸牌。他是所有赌博百分率的专家。小毛头则不是。乔丹是个冷静的、漫不经心的赌手，而小毛头则热情如火。而卡利是非常职业化的。可乔丹对他自己没抱有什么幻想。在这一时刻，他就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堕落的赌徒，就是说，是个为赌博而赌博的人，必输无疑。就像一个去打仗的英雄必定会死一样。给我看一个赌徒，我就会给你看一个输家，给我看一个英雄，我就给你看一具死尸，乔丹这么想。

他们各自的一卷钞票都快用完了，他们都得马上再开始，可

能就卡利例外。卡利一半是个妓院老板，一半是个下赌注的人。常常设法让一个蹲过监狱的人在赌场上占据优势。有时他找个二十一点纸牌戏的庄家作同伙，以对付赌场老板，这是个危险的游戏。

那女孩儿，黛安娜，倒真的是个旁观者。她是赌场雇来专门拉赌客的，这会儿正暂时离开了巴卡拉纸牌戏的桌台。与他们在一起，是因为她感到在维加斯只有这三个人还算关心她。

作为一名拉赌客女郎，她玩的是赌场的钱，输的、赢的都是赌场的钱。她不是受命运支配的，而是隶属于她每周从赌场所获得的固定工资。她只需要在生意清淡的时间里，出现在巴卡拉牌戏的桌台旁，因为赌博的人一般会被一张空桌子吓跑的。她是对付苍蝇的粘蝇纸。因此，她总是穿得很妖冶。她有一头又长又黑的头发，她把它当做一条鞭子，一张性感、丰满的嘴，以及一副几近完美的长颈身材。她的胸不大，不过挺适合她。巴卡拉牌戏交易处的老板给了她一些大玩家的家庭电话号码。有时候，交易处老板或某个云梯消防队员就会小声嘀咕说，有一位玩家希望在他屋里见她。她有权利拒绝，不过这种权利可得小心使用。她顺从以后，顾客并不直接付钱给她。交易处老板会给她一张特别的五十或一百美元的小额欠帐字据，她可以拿着它到赌场出纳室去兑现。她不愿意这么做。因此，她就经常付五美元给另外几个拉赌客女郎中的一个去帮她兑现这笔欠帐。当卡利听说这些时，他成了她的朋友。他喜欢温柔的女人，他可以控制她们。

乔丹叫来穿礼服的侍者又要了一些酒。他感觉很放松。这一天如此幸运又来得如此早，这给了乔丹一种美妙感。似乎是某个奇异的上帝已经爱上了他，发现了他的优点，正在奖励他为他已抛在身后的那个世界所做出的牺牲。而他呢，对卡利和默林也有着一种同志般的友谊之感。

他们经常在一起吃早饭。也经常开始他们的大赌行动之前——这一行动往往会破坏整个一夜——像这样一起喝喝傍晚的

酒。有时，他们会在午夜吃份快餐以庆祝一次胜利，走运的人负责费用并购买基诺牌桌的票。在最后的三个星期里，他们开始称兄道弟，尽管他们丝毫没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友谊也会随着他们赌博的欲望一起死亡。但是现在，他们彼此间有一种奇怪的情感。有一天，小毛头默林成功以后，他把另外三个人带进了一家饭店的服装店，给他们买了深红和蓝色相交的“维加斯优胜者”外衣。那一天，那三个人都做了赢家，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迷信地穿了他们的那件外衣。

乔丹遇见黛安娜是在她蒙受最深耻辱的一个夜里，也就是他第一次遇见默林的那一夜。遇到她的第二天，他在她的一次休息时给她买了杯咖啡，他们聊了起来，不过他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她感觉到了他的漫不经心，有些不满。因此没有什么行动。后来他就后悔了，那天夜里，在他装饰豪华的房间里，他既后悔又孤独，无法入睡。就像他每晚都无法入睡一样。他也曾试着吃过安眠药，可是它们总让他做恶梦，这吓坏了他。

小型爵士乐队很快就要来了，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乔丹付给侍者一张五美元的小费时，他注意到了其他人投予他的目光。他们以为他慷慨大方。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不想为算出究竟该付多少小费而困扰。看到自己的价值取得了怎样的变化，这令他愉快。他一直做事谨慎而且公平，从不毫无目的的慷慨。有一段时间，他的那部分世界得用秤称，用表计量。每个人都应得奖励，最后却没能成功。他现在很为曾经把他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种理智上的荒唐而感到惊诧。

乐队快速穿过黑暗走到台上。不久他们就会大声演奏，让任何人都无法交谈，而这也常常是这三个男人开始他们严肃的赌博的信号。

“今天晚上是我的幸运之夜，”卡利说道，“我的右胳膊里有十三张补牌。”

乔丹笑了。他总是呼应卡利的热情。乔丹对他的了解只限于他的名字，倒计数卡利，这称呼是他从二十一点牌戏桌上赢来的。乔丹喜欢卡利，因为这个人一刻不停地总是在说，而且他的说话很少需要回应。这一点就使他成为这组人里一个必要的人物，因为乔丹和小毛头默林从来就沉默寡言。黛安娜呢，这个巴卡拉牌戏的拉赌客女郎，也是笑得多，说得少。

卡利清瘦、暗淡、干净的脸上闪着自信的光。“我会把住骰子一个小时，”他说，“我要扔出一百个号，没有一个是七。你们几个人瞧我的。”

小型爵士乐队给了他们一段即兴前奏曲，就好像要支持卡利的话。

卡利喜欢双骰子赌博戏，尽管他技巧最好的是二十一点牌戏，他能在这种牌戏中倒数发牌盒。乔丹喜欢巴卡拉牌戏，因为这种牌戏不需要任何技巧也不需要任何计算。默林喜欢轮盘赌，因为对他而言，这种游戏是最神秘和奇妙的。可是卡利声称他今晚玩双骰子赌博戏万无一失，他们最好都跟他去玩，去沾沾他的运气。他们是他的朋友，他们不能把坏运气带给他。他们站起身走到骰子交易处，与卡利一起下了赌注，卡利弯了弯他强壮的右臂，那里面奇妙地隐藏着十三张补牌。

黛安娜第一次开口说道，“乔丹玩巴卡拉牌戏这一阵子都挺走运。也许你们应该跟他打赌。”

“在我看来你可不那么有运气。”默林对乔丹说。

对她而言，向同伙赌伴提及乔丹的运气是违反规定的。他们可能会向他索要借款，或是会让他感觉被人带了坏运气来。可这会儿，黛安娜已经非常了解乔丹，她感到，他不会在乎赌手们通常所担心的任何的迷信。

倒计数卡利摇摇头。“我的感觉不错。”他炫耀地挥舞着他的右臂，摇着那不可思议的骰子。

刺耳的音乐声响了起来，他们再也听不见彼此的说话声。这把他们吹离了他们那黑暗的躲避处，吹进了灯火通明的舞台，那正是赌博场。现在那儿的人更多了，不过他们还能顺畅地移动。黛安娜的咖啡小憩已经结束，就走回了巴卡拉牌戏台去赌那赌场的钱，去填充空间，可不带一丝感情。作为一名赌场的拉客女郎，她对赢输赌场的钱早已厌倦了。因此她比其他人走得慢些。

卡利在前面引路。他们是穿着深红色和蓝色相交的“维加斯优胜者”运动服的“三个火枪手”。他心情急切又充满自信。默林几乎是同样急切地跟着，赌博的血在往上奔涌。乔丹更缓慢地跟着，他巨大的赢数使他看上去比另外两个人沉重一些。卡利想辨认出一张运气好的桌台，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赌场的圆形筹码三角柜。最后，他把他们带到一面敞开的栏杆处，三个人排成一行，这样卡利就可以先拿到从赌台伙计那里转出来的骰子。他们下的是很小的赌注，直到最后，卡利在他可爱的、擦亮的手里拿到了红色骰子。

小毛头默林放了二十，乔丹二百，倒计时卡利五十。他扔了个六。他们都收回了自己下的赌注，买下了所有的号。卡利拾起骰子，充满热烈的信心，使劲把它们扔向桌台远处的一边。然后带着不能相信的神情注视它。是最坏的结局，出来的是“7”。完蛋了。甚至没有抓住另一个数字。小毛头输了一百四十，卡利输三个五十。乔丹的一切都成了乌有，他输了四百美元。

卡利嘟哝了几句就离开了。他被彻底动摇了，现在准备去谨慎小心地玩二十一点牌戏。他必须计算分牌盒里的每一张牌，要对发牌手取得优势。有时它能成功，不过那是个漫长的苦差事。有时他得把每一张牌都记得丝毫不差，计算出分牌盒里还剩什么，对发牌手取得百分之十的优势，然后下赌一大堆圆形筹码。即使是这样，有时占有了百分之十这么大的优势，他也还会不走运而输的。然后就倒计时另一只分牌盒。因此现在，当他发狂的右胳膊